

无冕皇帝

中国文坛黑幕首次曝光

蕭立

6月7日，作家出版社发表纪实小说《无冕皇》在《电视、电影》第三期)召开记者会，指贵这篇纪实小说编造和歪曲事实，对他进行人身攻击。

掀起大波

掀起大

起
的
争
立

章认为，纪袁小说是
特殊。《无冕皇帝》有
进行了赤裸裸的说教，
有欠缺。《无冕皇帝》的
了现实的离开，另一方
「进而不退及原因之工作与
三，廖达天的使命人物
偏与良心回归，陈升雄的
无一不是双重性格的人物
么何必还要如此费力地进行
么人物形象的内涵，已大于

王連弟

《无冕皇帝》引起的争端

对人物描写刀刀见血，肖立军的能颠倒。他认为，肖立军的《无冕皇帝》正是违背了这一原则。

新闻历来
访了《无
年以闻
原因素文
二、抢稿
对原稿
学和人
们的认
为属的

1988 年文坛十

《无冕皇帝》掀起大

1988年5月,上海《电影·电视·文艺》杂志发表了长篇小说《无耳人》,揭示了一场由“无耳人”引起的强烈反响。这部作品的非虚构性,是真实的,与假恶丑绝不

《无冕皇帝》

《文》以“文”
章和出版年
份严重失实
本國文、言



内容简介

作者首次把纪实镜头对准中国文学界本身进行了赤裸裸的透视。文中涉及到60多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和十几家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出版社和编辑部。并主要以三家出版社争夺当时的轰动之作（后改编为电视剧和电影）《雪城》这部稿件为主题，从而暴露出了中国文坛上的离奇现象：象于大龙的俭朴、勤奋与爱欲横流；廖达天的卖命工作与不择手段；杨雪波的轻浮、放荡与良心回归；陈丹娅的暗中算计与真诚坦露……这些双重性格的人物，跃然纸上，令人惊叹！作为文坛黑幕的首次暴光，作者以纪实小说的形式，无情的撕下了某些令人肃然起敬的文人墨客的飘亮外衣，暴出他们的隐私，使君大饱眼福和陷入深深的沉思！

第 一 章

北京。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星期六。

没有太阳的早晨。一片灰蒙蒙的天空，将这古老的都城罩住，更显得空气中含尘过量，使人不敢进行深呼吸。

这不是上班的高峰时间，长安街上的小轿车还不太多，只有背上扛着“TAXI”的小轿车们往来穿梭。街两旁的非机动车道上，却已汇成一来一往两股自行车洪流。自然，千百万骑车人，总比坐小轿车阶级要先行一步。廖达天就混合在这股强大的自行车流里，一下一下地有节奏地蹬着。

廖达天蹬着自行车从六部口过来，沿长安街的南侧向东蹬着。过了人民大会堂北门，来到红绿灯路口。红灯亮着，他一只脚踩着马路牙子停下了。绿灯亮时，他重新蹬起来，过了路口，一边蹬，他一边左顾右盼。

他偶然扭头右望，偶然发现，人民英雄纪念碑顶部，有几缕烟状的东西环绕着。是雾气？这么干燥而又干冷的空气，哪会生出雾呢？他很惊奇，就下了自行车，推着走过去。

站在宏伟的纪念碑下，他仰头上望，一缕一缕的烟雾状东西，仍然环绕着纪念碑顶，而且在轻轻地移动。是自己的幻觉，还是眼睛模糊？大冬天的哪有雾啊？他摇了摇头，看清爽了是有烟雾状的东西，不是幻觉。那么，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？他想搞明白，可他搞不明白。望着那缓慢飘动的烟雾他忽然想到，这难道是前辈先烈们的英魂不散吗？

这时，他再抬起头，看到碑顶的烟雾正在慢慢散去。

他向四周望了望，人民大会堂前的车道上，车流滚滚；历史博物馆前的车道上，也是车流滚滚。天安门广场上，有不少人在练功做操。

可是，他看出来了，没有人注意到刚才的现象。是的，也许人们已经忘了这座碑，只顾操劳自己的事情了。他叹了一口气，推车出了广场。

今天不是他值班，可以在家里看稿子。但他却起了个大早，要在八点钟以前到达编辑部，要通武汉的长途电话。还是一个月前就约定的电话，不打不行。如果晚于八点，173台的接线小姐的娇柔声音，会一百遍地重复“现在正在忙，请过一会儿再拨”。如果今天打不通，也许一部能轰动文坛的稿子，又将从他廖达天的手中飞走。作为编辑，一部好稿子从手中溜掉，那股酸溜溜的滋味儿，只有做编辑的人才知道。

廖达天终于在九点缺一刻时，同武汉通上了话。

“喂，喂，是国华吗？哈，你老弟什么时候到武汉的？昨天？当然，你守时，我就得守刻嘛，一诺千金呀！你如期赶回，我向你敬礼！笔会开得如何？好不了，一群狗男女么？怎么样，《黑太阳》改出来没有？完啦，太好了！说点实在的，你自我感觉如何？才是个良好哇？秤杆子能不能再抬点？

相当满意?很好,我有底了。我够钱能去,我老婆刚又来事,躺在床上要人伺候。我代她谢谢你的问候。今天是二十一日,元旦前一定到你那里。当然最好我能分身去,咱哥俩还得聊点私房话呢!喂,又打没打野鸽子?你别跟我打哈哈,我已经听见风声了。好了,这种男人最有聊头的话题,留着见面再聊吧!我告诉你,你千万不能让别的编辑部插手。要不,你他妈的就是孙子辈的!好好歇一段,别玩命了,小心你那破心脏!再见!”

这真是一个他妈的年代!地无分南北,人无分文野,都把“他妈的”三个字挂在嘴边,使“他妈的”成为除钱以外第二受宠的词儿。廖达天刚才就挨了梅国华好几个“他妈的”,因此他才回了一个。这不算什么,连最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们,也不时地冒出一个“他妈的”,何况廖达天是个捋锄杠出身的,难怪鲁迅先生把它叫做“国骂”呢!

梅国华是廖达天的好朋友,三十二岁就混了个市文联副主席,全国知名的青年作家,三室一厅的屋子住着,一部电话机通着。廖达天跟梅国华比起来,简直就是保外就医的囚犯。这不能比,在地方上有点本事就是个人物,就给你优厚的待遇。而在北京,有天大的本事也是灰孙子。北京人才太多了。多了没好事!

廖达天是与新中国一同诞生,又一同成长的。一九七六年从南大文学系毕业,分配到中央文化部一个没有正式名称的艺术研究机构。那时的文化部还是由“四人帮”的爪牙于会泳控制着。廖达天在艺术研究机构里,参与编辑一份内部交流的文艺资料刊物。不久,“四人帮”垮台,他就被调到部运动办公室,搞“揭批查”运动,具体是参加“创办”专案

组。这个“创办”是于会泳严格控制的写作班子，曾令文艺界谈之色变，当时与“梁效”齐名。他作为专案组的成员，主要工作是审查写作班子成员，跑外调，核实材料。于会泳及其爪牙的“两反”问题，白纸黑字，铁证如山！但参与写作班子的人，本身却也没啥了不得的，根本不像文艺界流传的那样蝎虎。他们仅仅是“四人帮”文艺路线的执行者，而不是决策者。他甚至觉得那些人也挺可怜。于会泳使用他们，既不给名又不给利，连加夜班写稿子，也不过是两块桃酥一块蛋糕，值当时的人民币三角整。啥了不得的问题？没完没了的检查自己，没完没了的检举别人，没完没了的自我批判。无聊透顶！处于“文革”那种历史条件下，碰上一群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掌权者，又是一般的工作人员，谁敢不唯“四人帮”的马首是瞻？什么反对周恩来总理，反对华国锋主席，“批邓运动”等等，挨得上吗？那不过都是“四人帮”的发明和决策，他们不过是被使用的工具而已，就像警察与警棍一样。罪在人，焉怪工具乎？由工具去跟着承当罪魁祸首的责任，说不通嘛！廖达天不愿干专案了。当然，在专案组的一年中也有好处，使他了解了现代中国文艺界从历史到现实的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，许多错综复杂的派别的形成、分化、再组合的人际关系。为他以后从事中国文艺编辑，从事文艺评论，都积累了必不可少的知识。他不愿意干专案清查工作，还有一个原因。当时，有一位刚刚从棚子里复出的教育界权威人士，掀起了一股糟践“工农兵学员”的风潮，到处贬低“工农兵学员”没知识没文化，是喝“四人帮”狼奶长大的。廖达天很鄙视这位小肚鸡肠的权威人士，但他不能再干专案工作了，否则，就失去了业务能力，成了地道的政工干部，真的应了那位权威人士的“没知识没文化”的说法了。不错，

他廖达天是工农兵学员，但不是喝“四人帮”狼奶。如果说喝奶，也是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，是这两位老人家批准大学从在职职工、下乡青年及其他经过社会锻炼的人中招收学员。这能是狼的奶吗？他很怀疑那位权威的居心不良。他不仅不认识“四人帮”，连其爪牙也没能认识上一个。他倒想认识认识，可那是随便就能认识得上的吗？“文革”期间的大学，共招收六届学员，上百万人。这一百多万人赶上了这茬儿大学，有什么办法呢！要算帐，请朝“文革”算去，怎么能算到他和他的同代大学生的头上呢？如此糟践工农兵学员，就显得那位的满头白发也有文化吗？何况也可以搞一下毕业生普查。在那位权威人士领导下所毕业的学生，如今有多少人成了蠢才，又有多少人成了人才；“文革”中的工农兵大学生，如今有多少成了人才，又有多少人不成才，比一比嘛，何必形而上学地瞎叫唤呢！他决定去干显示知识和能力的业务工作。

一年后，大型文艺理论刊物《文学研究》在筹备创刊，由著名文艺评论家刘若愚主编。那时，刘若愚刚恢复工作不久，是部党组分工主抓清查运动的负责人。由于这个原因，廖达天认识了刘若愚。这是位令他尊敬的前辈评论家，“文革”中吃了许多苦，但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老干部，豁达、宽容，很爱惜人才。刘若愚从四十年代初期就当编辑，几度中断过编辑生涯，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。但刘若愚能在文坛站住脚，却并不是由于当了个好编辑，而是写了大量的文艺论著和散文集的缘故。除文学艺术外，考古、历史、建筑美学、收藏等，刘若愚都很通，都有自己的见地，确实是称得起阅历丰富而又学富五车的大杂家，并且杂得有名堂。早在五六

十年代，刘若愚就培养起一批至今仍在文坛有影响的作家。廖达天决定到《文学研究》去，跟刘老头学学当编辑，搞文艺评论。刘老头慨然允诺。廖达天一去就是六年，却没料到刘若愚仅主编《文学研究》一年就转到另一文艺刊物任主编去了，把他给撂下了。但是，他从继任主编的嘴里知道，刘老头反复地打过招呼，要多关心廖达天。继任主编也是一位老编辑，待他确实不薄，任编辑部大多数人有意意见，也允许他不坐班，允许他随便出差。当然，廖达天也确实卖力气。一次，发稿只剩七天，刊物还缺头条，主编令他去抓。廖达天连夜乘火车赶到南京，又从南京赶到无锡，再从无锡赶到苏州，才找到要找的人，帮着人家赶出篇硬梆梆的稿子。回到北京，离发稿期还有一天。这篇发出头条，立即被《人民日报》转载。主编非常欣赏他这种快捷的、扎实的工作精神。他呢，也从主编那里学到了一个编辑应具备的案头功夫。

六年理论刊物生涯，把他变成了一个成熟的青年编辑。六年后，刘若愚又主编了一份大型文学创作期刊《中国文学家》，因缺熟练编辑，想起了廖达天，就把他调过来了。

本来《文学研究》的主编不放他走，辛辛苦苦地带起一个能跑能颠儿、使着顺手的编辑，容易吗？但碍于刘若愚的情面，最后还是放了他。廖达天自己也并不十分愿意离开《文学研究》。但《文学研究》人才济济，他年轻，资历浅，又是工农兵学员，第一批评职称愣被卡住了。这当然怨不着他的顶头上司，他们给他争取了。人有时还是智商低一些好，可以减少思想的痛苦，还是不能干的好，减去争强好胜的疲劳。但廖达天不是草包。他仗着年轻和多打了几年光棍的条件，吃食堂住办公室，编发完稿件，处理完日常杂务，余下

的时间就没日没夜地看书，没日没夜地写文章。他从二十八岁开始发表第一篇文艺评论起，每年都能发三五万字东西，迄今已存下三十多万字了。除了音、舞、美方面的评论不写外，影、视、剧和文学的评论，是他驾轻就熟的活儿，尤其是论新时期作家创作，更是拿手戏。然而，他再在《文学研究》干五年也没用，他的处境不会改变。直等到该死的死，该退的退，也许才能轮到他坐交椅。可那时候，恐怕他也得被比他年轻的人盼其速死了。本来，他对坐交椅没什么兴趣，那是管人的活儿。世界上什么活都好干，唯独这管人的活最难干。廖达天不想让自己的头发白得太快，他还想一旦腾出精力风流风流呢！可一脑袋的白头发，哪个漂亮的姑娘愿意来往？栽面子！可是，不坐上交椅就意味着没有待遇，那房子就没人发给你。因此，当他听说《中国文学家》所在系统的房子较松动，又没有几个象样的编辑，就心甘情愿地投进了明知要挨累的《中国文学家》的怀抱。他是为了房子把自己给卖了，有什么办法呢？

可是两年了，房子仍无准信，提个处职也仍无把握，文章却是一篇没写，少拿了不少稿费。不是不想写，堆积如山的来稿，络绎不绝的来访者，频繁的出差，哪还有时间，哪还有精力去看书写文章啊！当然，他玩命地为《中国文学家》卖块，是有算计的。他有私心。他懂得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的理儿。在一个没什么人才的单位，你有可能成为台柱子。何况他廖达天本来就不是等闲之辈！编辑部一直空着两个副处级的副主任位置，一旦需要填充，应该是非廖达天莫属。他为《中国文学家》抓到过三部在全国打响的稿子。就编辑业务能力，他也是编辑部的第一小提琴手。他在乎谁呀？

以他的能力当个副主编、总编辑也绰绰有余。如果对自己连这点自信都没有，廖达天还不如一头碰死在南墙上！嗟呼，一狂夫耳！他当副处，是想有处级待遇，能解决住房，能解决妻子进京。只要这两条解决了，廖达天才不当那伺候人的头儿呢。他有自留地好种，管那么多闲事干啥！不，还有一条，他在这没有老虎的编辑部里，想解决高级职称。官帽子可以不戴，职称可不能不要。这三条，仅仅这三条是廖达天的私心，真正的私心。他可没有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精神。没有就是没有，何必装孙子呢？又要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，可不是廖达天的所作所为。所以廖达天干活是相当认真、相当卖力气的。但卖力气有品种。有人的力气卖得巧，手干的是地方，领导能看得见；嘴卖得乖，领导听着入耳。有人力气卖得笨，手干的是实处，领导却看不见，嘴不甜，抑或还很损，领导不爱听。廖达天属于后一种，冒傻气的。因此，在年初的出版社调职时，该调的不该调的，却调成了正处副处的，唯独没给他调。他心里堵得慌，但是忍住没发作，日子还长着呢！只是他想到，你们当头头的跟我说说，也算把我当回事儿，也算尊重我一回。别光拿我当干活的驴使啊！凭什么来出版社才三四个月的，就给个副处级？就凭拍你们的马屁？凭什么立下赫赫战功的，不哼不哈干活儿的，就理也不理？以后他明白了，他和编辑部主任吴勇，都是刘老头调来的，而他和吴勇合作得一直比较默契，又都唯刘老头马首是瞻。这在出版社里是人人皆知的。如果他也提为副主任，那在编辑部还有别人的地盘儿吗？刘老头只是挂名的主编，只对稿子有发言权，其它的一概管不了。真正拿实权的是王卓茹，副主编倒比主编的权力大，奇怪，不提廖达天当副主

任，也就是这位老太太的意见，她防着他他和吴勇穿一条裤子，怕控制不住他们，人家防着呢！其实呢，王卓茹对廖达天不错，尽管因调职的事儿他对王卓茹有看法，但也不得不承认老太太对他不错。为他的房子，王卓茹几次跟分房委员会大吵。为他妻子俞萌进京，王卓茹更是绞尽脑汁，四方奔走，寻找能够接收的单位。总算从驻京某部宣传处那里找到一线希望，答应给调进来。但对方一下子拿来一部水平线以下的中篇小说，这意思是很明白的，连廖达天看了也觉得发了，实在丢刊物的脸。但王卓茹大笔一挥，在发稿单上签署了发排的字样。当然，是由编辑做了较大的润色加工和大段改写后才发的。可是，由于那联系人被部队精编给精掉了，俞萌的进京问题也就没能解决，白发了一部稿子。尽管如此，他得感谢王卓茹，为了他妻子的户口，拿出了四十多块版面去交换，人心难得啊！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这是廖达天为人的准则。他知道王卓茹不可能从实质上解决他的房子和妻子问题，但人家有这个心就够了。她是没这个权力，有这个权力的话，他相信她肯定会给他解决的。就凭这，他也得给王卓茹卖块儿。时间长了，她会了解到他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小人的。下一次再调职时，王卓茹会考虑他的。他相信。

长途电话挂完了，廖达天准备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写几封信。这时，编辑部主任吴勇走了进来。

“你怎么来这么早？”吴勇问。

“给梅国华挂长途啊！”他道。

“通了？”

“通了。”

“稿子改定了？”

“定了。”

“他怎么说?”

“自我感觉相当满意。”

“你估计呢?”

“他既然敢这么吹，起码是个中上等水平的东西。”

“哪个作者都这么说，可实际上却……”

“实际上并不一样!”廖达天打断吴勇的话，“小梅是个有实力的作者，说话向来有准头，从来不吹牛，正经还有练头呢!”

“那就请他把稿子寄来吧?”

“你拉倒吧!现在这邮路可是太畅快了，一件挂号不给你走上一个月，算对不起你，谁还敢寄呀!”

“那你说呢?”

“去人看。小梅也说当场拍板，看上拿走，看不上两便。”

“你去?”

“我去武汉?那南京的稿子怎么办?”

“南京你必须去，飞机票买到没有?”

“到手了，星期一上午的。”

刚才，他给梅国华挂电话时，只说不能去武汉是由于妻子病了，其实不能去的原因还有南京这头的事儿。南京的一位作家，正在给廖达天写一部中篇，编辑部已内定为明年三期的头条。可是，南京的作家前天来了一个长途，说稿子已完成三分之二，但自我感觉越来越不好，越写越没把握，希望他去商量商量。他叫带稿子进京来写，作家说要分房子了，离不开，只好烦他去。无可奈何，廖达天昨天奔了一天，托门找路总算搞上一张飞机票，速去速回。再说，他妻子俞萌

也确实需要照顾。

“把票退了，南京过了元旦再去！”吴勇说。

“我再去搞武汉的票？”

“武汉也缓一缓！”

“那不行！元旦前不到，万一有什么编辑部插进去，后悔莫及！”

“那先把武汉的票订上，到时再说，煮熟的鸭子飞不了。你呢，还是得盯于大童的长篇。这部稿子要飞了，咱俩都没法向总编辑交代。我看，你就跟于大童去天津，回头再去南京或武汉。”

“于大童昨天来过？”

“没有。昨天他来了电话，说是到天津把稿子骗回来。”

“稿子？骗什么稿子？不是给咱一部中篇了么？”

“你呀，那《北国风》被天津出版社的一个编辑从抽屉里偷走了十五万字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“这我知道，可再把这长篇弄回来，咱怎么发呀！”

“知道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甭管那些，弄回来再说。”

“大童挺坐蜡的，天津人攥着他的合同呢！他写了三封信往回要，人家叫他去天津修改。我看得让人处且让人吧！他给咱们的中篇发出来，肯定一震！”

“那你花了那么多功夫来抓的一部长篇，就这么跑了？不行，你无论如何要跟于大童去天津！”

“那合适吗？天津人看见我，还不把我给吃了？大童也别想沾稿子的边了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

“只能死等于大童的消息。”

“要是这样的话，你还是先去南京吧，把那儿的稿子看完，研究出一个路子，同时再找找别人给明年下半年再准备一部，如何？可能的话，回头再去武汉，反正票都给你准备好。”

“行啊，只是我老婆怎么办？”

“必要时，编辑部的女同胞去照看照看。”吴勇说，“不过，我看你今天抽时间到于大童那儿看看，嘱咐他几句。”

“好了，放心！”

廖达天走到小说处，拿出钥匙开锁。

“达天！”一声女高音叫他。

他抬头一看，愣了：“是你？你来办公室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来么？”陈丹娅噘起小嘴儿。

“不，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！”廖达天慌了，“我是说，你什么时候到北京的？进屋！”

他和她走进办公室。他给她倒了杯水。两个人都坐下。

“都快过元旦了，你来干什么？”廖达天生硬地问。

“想你！”她也生硬地回答。

“想我？”廖达天笑了，“你可真会说，我有什么值得你想的！”

“想看看你，就来了。”

“丹娅，说实话，我现在忙得焦头烂额，老婆病在床上，编辑部的杂事又纷乱如麻，我真的没时间陪你。”

“我不要你陪，看看就走。”

“花上百元的路费，就为看一眼，这可比洋鬼子在大饭店里搞一次小娘们的代价还高哇？”

我愿意！”

“丹娅，赶快嫁给他，别再犹豫了，天下的男人都一个味儿，不像女人一个是一个味儿！”

“我不愿意！”

老是这么几个单调的字眼！老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！莫非这一代的女性，真像人们形容的那样我行我素么！

坐在廖达天面前的这位姑娘，是他四年前在成都开会时认识的。那是一次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的讨论会，廖达天作为《文学研究》编辑部的代表前往参加。报到时，他看到几个姑娘在忙活着办理各项手续，只有她坐在床边翻一本医学杂志。也许是她在那几个手忙脚乱的人中无所事事，也许是她那安分的恬静，引得他多看了她几眼，她也多看了他几眼。不过却没有打招呼。以后，开会、参观，他也并没注意过她，直到会议快结束时，川大的一位老师带她来见他，他才知道她叫陈丹娅，是华西医大的毕业生，分在川大当医生，这次借到会议上参与会务组工作。他不熟悉那位川大的老师，只不过在同一小组里开会讨论过，他不知道老师带一个搞医的女孩子找他做什么。在以后的交谈中，他才知道她读过很多书。她能跟他进行很专业化的文艺讨论。她的文学感觉，他承认，满像那么回事。她想写小说，并且已写过几篇，投到刊物后被退回。她想请他帮她找找发不出去的原因。他没办法，帮她连夜看了几篇，然后，跟她谈他拣出了她写的《在那草青青的地方》，认为这篇有修改价值，详细地指出了缺陷，出了点子，供她修改时参考。他以为，此事就此结束。不料，当年暑假，她带着修改过的稿子又来北京找他。

他从朋友手中借到一间房，安顿她住下。他看了一遍修

改稿，没想到她大有长进。他动手删掉了几节，又改了改，然后寄给一青年文学期刊的哥儿们。那哥儿们发表了，反映不错，并获该刊当年的创作一等奖。

由此陈丹娅算是在文学道路上走起来，他跟他的往来也密切了。她连续发了好几个短篇，又发了两部中篇，速度是够快的。她的稿子发表前都寄给他看，他边装腔作势地提点意见什么的，再寄回去由她修改。他开始有了希望，希望又一个天才作家从自己的手上走出去。当然，廖达天终于也感觉出了陈丹娅的感情变化。这很不幸！女人很容易陷入感情的罗网。他却不敢拾她的这个荐儿。这会毁了她，也会毁了他。他不能为了女人而丧失自己今后的发展。不管现在是什么新潮年代，反正不出中国的这片土地，那就得受儒、释、道三家文化的影响。这种文化传统，造成社会对两性关系的极端敏感。廖达天还没站住脚跟，还没能力承受这种压力。他不能使自己的一片丹心，最后变成和一个女人的性联系。这没价值。如果要搞，如果有这份精力和时间，那就像模像样地搞一个漂亮女人，纯粹的情人，没有必要拿文学作幌子。

女人很奇怪，只要她看中了哪一个男人，那么，她只想永远和这个男人在一起。陈丹娅不是没有人爱。她有一个未婚夫，华西大学的同学。廖达天在成都时见过，很帅气的小伙子。而他廖达天有什么，不修边幅，到五月份还穿着棉袄在办公室和公共场合里晃悠。他没必要进入“第三者”的行列，更没必要沿着“第三者”的道路走下去。但是，陈丹娅还是来，一次次地来北京找他。有时是有事儿，有时纯粹是来看他，就如现在这样。他很难堪，不忍心伤害她。也许女人的可爱，就在于她的这种疯狂的执著。

又一年要过去了。她已经二十七岁了。水灵劲儿已大不如前了，可还是那么等待着什么。廖达天心有所动。他越来越想把她搂过来，让她明白男人是怎么回事。特别是当他和妻子闹别扭的时候，他更想找她缓解内心的烦闷。这是任何一个男人都免不了的冲动。廖达天也不例外。但他作为心中的一种想象，结果还是一再被他禁闭在自己的心底，不让任何人窥探到。

现在，她又来了，而且来得真不是时候，真的是给他添乱。他只能劝她，劝她早日结束她那些幻想式的生活观念。

“听我说，~~我以~~一个兄长的名义对你说，赶快嫁人吧。不然，你可真~~是~~在遭一春又一春了。”

“我认识你，你帮助了我，我没有枉过。”她眼泪汪汪地说。

“我不需要你的感激。我是个编辑么。你别哭，这是在编辑部。”他提醒着。

“我总觉得生活对我不公平。我爱你，我愿意嫁给你！你为什么就不能对我热情一点？”

“不要嚷，这是在编辑部，小心被人听见！”

“你难道真的不喜欢我？”

“不喜欢你，也就不帮助你了。”

“你说实话，你爱不爱我？”

“爱，但我不敢！”

“胆小鬼！”

“我不能离开我妻子，她识我于草芥之中，给了我很多帮助，给我带来好运，我相信这个！”

“那你就忍心看我这么痛苦下去？”